

世界十大戰爭

楊杰題





# 歐洲大戰爭目次

歐洲大戰爭之原因

交戰各國之情形與德國之誤算

歐洲大戰之戰績

法之苦戰與舉國一致

聯合軍最後之總攻擊

休戰條約之締結

目  
錄

SW 42/1110

# 歐洲大戰爭

## 歐洲大戰爭之原因

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前，歐洲突然發生一驚天動地之大慘劇，此無他，即奧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與其妃索非亞之被刺，慘死於奧領波斯尼亞首府塞拉約佛是也。

是日奧太子偕其妃，訪問波斯尼亞首府，由伊利茲溫泉到達塞拉約佛車站後，即赴該市中央之非利頗威齊練兵場閱兵，既畢，驅車至市政府，出席該市歡迎會，道出亞塔爾河畔，市民堵列，大示歡迎，一人忽由羣衆中，向太子汽車投擲炸彈，中後車，傷侍從武官，公妃受驚，欲作歸計，太子不甚介意，仍往市府出席，會既告終，公妃及其他侍從武官，皆以由原路歸，殊屬危險，請改道，太子欲往醫院慰問途中炸傷之武官，不得已，仍由原路驅車赴醫院。

當時，塞拉約佛雖爲波斯尼亞首府，實際不過山地之一小都會，市內道路，異常窄狹，加以市民歡迎太子，密集道路兩側，交通尤爲混雜，太子汽車通過，無論如何，勢必緩行，當與太子偕其妃驅車至某街轉角時，車近人行道，駛行尤緩，一學生裝束之青年，又突然而出，投彈行刺，未炸，兇手復以手槍擊太子頭部，中咽喉，次中公妃胸腹，二人同時斃命，秩序大亂，兇手爲數萬民衆包圍，當傷被捕，施交警察審訊，知兇手名普林切布，塞爾維亞藉之學生也，先炸太子者，爲一排版工，名喀勃利諾維起，亦塞爾維亞人，行刺後，躍入米爾雅卡河中，企圖逃逸，被警察與羣衆包圍，亦當場就逮，據事後調查，當日舉凡皇太子所經之

處，道傍樹上，藏彈無數，而鐵道沿線，亦復發現同樣炸彈，由此，可知此次事變，實有遠大計畫，斐迪南大公夫婦一入其地，即無異蠅投蛛網，鮮有不喪失其生命者矣。

此次之變，即以奧太子夫婦遇刺而言，已屬重大事件，况計畫遠大，不無背景，故當時一般人士，莫不以國際關係，或將因此發生危險化爲慮也。

當時，兇手皆爲塞爾維亞人，普林切布雖自稱爲無政府主義之信徒，爲斷行其理想而出此下策，但兇手等皆自認其所用之武器彈藥，概從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得來，當夜，在塞拉約佛市內，身任波斯尼亞州會議員，而在州內素有勢力之塞爾維亞人，亦以有關是案被捕，由以上各點觀之，此次事變，內容複雜，決非單純也。

當時一般人士，深信此等兇手，必有隣國爲其背景，暗中指使，供給械彈，所謂背後之隣國，其爲塞爾維亞，自不待言，惟塞爾維亞政府，則謂此種悲慘事變之發生，要亦與奧國舊日警察制度不良，不與人民真正自由之結果，口吻之間，似以爲此次句變，當然發生，無足爲奇也。

在奧則認爲非藉此種機會，發現證據，從嚴警戒塞爾維亞不可，努力偵查之結果，果發現首謀要犯，在塞爾維亞國內，奧塞關係，忽瀕於危，入七月後，謠言盛行，維也納及柏林之股票市場，日漸暴跌，歐洲天地，已爲暗雲所蔽，而人心恟恟矣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奧國政府突致最後通牒於塞爾維亞政府，提出要求十有三條，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答復，其大要爲：（一）塞爾維亞政府中之高官，及其他有力之社會方面，與此次暗殺案有關係者，爲數不少，業已

證實，應由塞爾維亞政府從速審問處罰，并許奧國政府派員監督審理。(二)罷免參與陰謀之文武官吏。(三)由國王下令戒飭軍隊。(四)禁止一切排奧運動等項。限七月二十五日午後六時以前答復，此種最後通牒，在塞異常感覺困難，蓋國內若有關係人犯，自應由本國搜捕，在本國法庭審判，此獨立國所以爲獨立國之權利也，今奧要求派員監督審理，且干涉其他內政，實爲目無塞國獨立之不法言動，塞雖弱小，既以獨立國自居，當然不能許之也。

二十四日清晨，塞爾維爾政府，一面用電話急奏俄皇，一面向奧要求延期答復，奧國政府不許，至二十五日午後，塞爾維亞政府乃委曲求全，對於奧之要求，十條完全承認，其餘三條亦附條件承認，奧接復牒後，仍不滿意，即令駐塞公使下旗歸國，但未嘗即時宣戰，派兵襲塞，至二十七日，塞兵首先砲擊奧軍，奧猶未下決心，故當時歐人，皆以爲奧無真心作戰之覺悟也。

奧之所以遲遲不決者，蓋恐一旦對塞宣戰，勢必與俄交兵，理無勝算，雖云奧俄交戰，德國理應助奧，然當時德國，表面上又極冷靜，大有不易動員之勢，泰晤士駐柏林之通信員，甚至大書特書謂：「德國確實正在誠心爲和平努力」云云，情勢如斯，此奧之所以不易決斷也。

至二十八日，奧國突然正式對塞宣戰，全歐見戰禍來臨，異常驚恐，乃奧雖布告宣戰，仍無實戰消息，加以最關緊要之德國，始終沈着冷靜，大有不易出動之勢，德之憲法，規定進攻他國，必須經其上院協贊，是時德國上議院，亦無召集開會之模樣，一方面，倫敦英蘭銀行之利息，從來不過三厘，三十日，忽高至四厘，翌日，一躍而爲八厘，甚至達到一分，此種現象，爲數十年來所未曾有，顯示歐洲形勢，頗屬重大，但

一方面，亦可視為戰爭不致發生之反證，蓋戰爭第一必需金錢，世界上握錢包之口者，實為英蘭銀行，今英蘭銀行提高利息，金錢即將融通不靈故也。

殊不知天下事有出人意外者，自與太子遇害以來，沈着冷靜之德國政府，竟於世人不知不覺之間，着着整其戰備，二十九日夜間，德皇在和茲達姆宮中，召集陸海軍當局及首相白托曼何威錫外交部長雅果武等，舉行御前秘密會議，三十日，即遽急召集上議院，而危機益告迫切矣，是日午後，柏林某報，即載德已下令動員，德政府力加否認，令該報即時更正，同時，特由外交部長，用電話通告駐英法等國之德國大使館，聲明報載與事實不符，而德國絕未動員之說，亦頻由柏林電報，傳至日本，實際，七月三十日，德固未嘗動員，迨三十日夜間，德國突稱在西部之斯特拉斯堡舉行預定之陸軍演習，砲聲隆隆，轟動遐邇，亞爾薩斯洛林等地之一切橋梁，概行派兵守備，德雖未下動員令，即此亦可顯見德之戰備既整矣。

德既決意一戰，其活動之神速，無異電光石火，三十一日，即要求俄國解除業已着手之動員，限俄十二小時答復，同時，要求法國表示態度，限法十八小時決定答復，俄法置之不理，限期既過，德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瞬息之間，派兵侵入永久中立國盧森堡，威脅法國邊境，更侵入斯特拉斯堡對面之法國利塞勒合爾地方，此外，又疾驅大軍，入永久中立國比利時，二日，以大胆令人可驚之通牒，致比利時：謂「若許德軍假道，則德國自當尊重比利時之獨立，與領土之保全，否則以敵國相待」。限比十二小時，即三日午前七時以前答復，及至三日午前八時，德復再向比利時宣言：謂「德國自認為必要之處置，當以武力實行之」。於是，德軍遂長驅而入，比利時弱小不敵，乃訴於英法諸國，請求援助，以圖維持其領土。

所謂永久中立國者，根據四隣強國間之條約，除遇外敵侵入而外，禁止自動與他國戰爭，有引誘戰爭危險之同盟條約，亦不許締結，其領土之保全，與獨立之維持，則由列國保證之國家也，所謂保證者，即列強互相負有不侵其中立之義務之謂，若強國而欲併吞此種小國，則列強勢力，即失均衡，強國之間，大起衝突，此當然之現象也。

今德之於盧森堡與比利時，既與列強相約保證其中立，竟目無條約，派兵侵入兩國，實不能不謂為傍若無人，蹂躪歐洲公法之行動，列強焉能緘默不言，英法俄對於橫暴之德國，起而問罪，固屬當然，而德國一旦動兵，現在亦唯有訴諸武力，於是空前未有之大戰亂，從此揭幕矣。

#### 交戰各國之情形與德國之誤算

此次之戰爭，既由奧塞問題而來，則俄國助塞，大戰即應爆發於俄奧之間，乃最初竟由德法決戰，亦云奇矣，本來俄法一八九〇年締結軍事協約，德若侵入俄國，法即助俄，德若攻擊法國，俄即援法，閱五年，始結同盟，相約不僅以兵力互相援助，且互相以資力援助，故奧塞問題發生後，俄國出而助塞，先有俄奧之戰，德國發兵援奧，法亦動員助俄，此自然之順序也，乃事實與理想完全相反，俄奧尙未交兵，德軍已入法境，而德法大戰，遂首先爆發矣。

至於英國，則自拿破崙時代以來，即以法為假想敵國，海軍戰備，始終以法國為目標，而置其主力於英吉利海峽之朴次茅斯或得溫頗提方面，以備法國，迨一九〇四年，英法協商，始告成立，法國承認英在埃及之勢力，同時，英亦承認法在摩洛哥之勢力，兩國感情，從此和好，其間，俄亦與英接近，從來冰炭不



相容之英俄，亦漸和睦，結果，英國於一九〇七年，與俄締結協約，決定兩國在波斯方面之勢力範圍，自是而後，英法俄之關係，日臻親密，不數年，三國即成立協約，與德奧意三國同盟對峙，而維持歐洲均勢之局。

奧德之間，一八七九年，即成立同盟，密約俄若侵奧，德即助奧，德受其他強國威脅，奧即助德，此處所謂其他強國，即指法國而言，迨一八八二年，意大利恐與法戰，加入德奧同盟以備法，於是，德奧意三國同盟，遂與英法俄三國協約，互相對峙矣。

至於俄與塞爾維亞之關係，則以塞國王室自古有二，一曰卡拉格鄂爾古威齊家，一曰鄂布列諾威齊家，當時，鄂布列諾威齊家之亞歷山大一世遇害後，即由卡拉格鄂爾古威齊家繼位，奧俄始終各擁一家，互鬥陰謀以爭勢力，俄奧衝突，勢當然也，時俄奧皆欲擴張勢力於巴爾幹半島，塞實不啻為俄之哨兵，代俄警戒奧之南下，而防止奧國伸張勢力於薩羅尼卡，俄塞關係如此密切，而奧又為俄之敵國，塞為奧國蹂躪，俄國豈能坐視哉。

列國之關係，既如上述，故奧塞宣戰，俄即助塞與奧宣戰，德亦助奧與俄宣戰，英法助俄，歐洲列國，遂陷於大戰之旋渦矣。

初奧國致塞之最後通牒，顯然侵害塞國主權，俄國抗議，奧仍固執，迫其實行，嗣見形勢不佳，遽變態度，與俄法英三國政府公約，宣言決不侵害塞之主權，對於最後通牒之要求，洩露自願讓步之意，德若真心愛好和平，即當歡迎奧國此種反省，力加援助，以促進平穩之解決，乃奧國尚未確實決心，猶望和平解決，

而德意於八月一日，突以最後通牒致俄法，遽急挑戰，顯見德對大戰，早具決心，而世人之非難德國，亦良有以也。

德之所以如此遽急發動者，實以俄國極力擴張軍備，素欲以大兵進出巴爾幹，深恐俄之軍備完成，德將不免於難，故欲藉奧塞問題之機會，乘俄軍備尙未完成，予以重大打擊，當時德國，以爲乘俄戰備未整，突然攻之，即可成事，俄國擴張軍備之說，雖甚囂塵上，德見俄與日本戰後，元氣尙未盡復，以爲極力恐嚇，俄必屈服，據開戰後英國外交部長愛德華古烈與駐外英國大使往來之文書觀之，德國最初以爲俄無戰備，因而推測俄國必無戰意，此實德國賢明政治家最大之誤算也。

當時，不獨德國政治家以爲俄無戰意，即七月將終，形勢益趨迫切之際，奧國駐德大使，亦向英國大使斷言歐洲全般之戰爭不致發生，而舉俄無戰意，且無作戰模樣爲理由，英國大使，更謂柏林人士，亦多有此見解云。

德國政治家，不特對俄觀測錯誤，即對於英國之態度，與比利時之戰備，亦莫不觀測錯誤，當時德國誤解政治家，尤誤解英國自由黨政府之政治家，以爲英國無論如何犧牲，決無勇氣參戰，德縱侵略法國，蹂躪比利時，結局，英國亦不過旁觀而已，德之所以如此誤算者，大約不外根據當時駐英德使李錫諾、威斯基公爵關於英國政府之報告，一方面，又見英國政府誠心誠意，欲維持和平至最後之一瞬，遂輕率速斷，以爲英國無論如何，必守中立也。

七月三十日，風雲益臻險惡，英國深恐德法不尊重比利時之中立，由外交部長訓令駐法德兩國之大使，

要求兩國政府表示意志，法國答復，表示除因他國業已破壞，不得已作適當之處置而外，法國斷然尊重比之中立，德國外交部長雅果武，則稱：非請示皇帝與首相後，不能答復」。英國駐德大使，以英國要求即時答復促之，德國外交部長復：謂「皇帝與首相答復與否，實屬疑問，何則，若予答復，則開戰時作戰之一部，即將因此暴露，而必然陷於不良之結果故也」云。英國接到此項答復，正德國對俄法提出最後通牒之日也。

是時，會英國商船在漢堡爲德扣留，消息傳至倫敦，八月一日，英使向德國政府抗議，結果，由德國外交部長約定即時釋放，其事遂寢。八月二日，據英國駐比公使報告，德軍已侵入盧森堡大公國，至是，德之侵犯比利時中立，昭然若揭，四日，德果對比利時提出威嚇的要求，英國政府據報，遂下開戰之決心，同日，通告比利時，英國當與俄法協力，爲比抵抗德之侵略，而保證比利時將來之獨立，與領土之保全，時英國駐比公使報告，德軍侵入比利時領土，小部隊進迫列日，勸比投誠，比已拒絕，於是，英國政府不能再忍，遂於是日夜間十二時，對德提出最後通牒，要求德國對於尊重比利時中立一節，決定答復，同時，隨即轉入交戰狀態。

至是，英國態度與德國政治家之觀測，完全相反，而德之作戰，亦因之根本推翻矣，當日，英國若果如德國政治家之所料，而保守中立，則德以其優勢之海軍，專襲法之海岸與船舶，而令敵國大受損失，固不待言，且可掌握北海與大西洋之海上權，而獲得由海上輸入糧食，軍需品，及其他一切物資之自由，立於優勢之地位，以從事戰鬥，不幸英國大出所料，援助敵國，致德之計畫，忽然瓦解，其優勢之海軍，不特不能襲擊法之海岸與船舶，且被英國海軍壓迫，竟至歸於無用，而墊伏本國海岸，所有海上權，悉爲敵國海軍奪去。

，卒陷於不能由海路輸入一物之窮境，此就德國言，實屬最大之痛苦也，威廉二世雖號稱聰明智慧，卒爲君側羣小所誤，喪失德國疆土，僅以身免，亦云慘矣。

### 歐洲大戰之戰績

當大戰之將起也，德之政治家與一般軍人，莫不以爲定操左券，確信不疑，故德有縱與全歐爲敵，亦必一戰以顯身手之決心，而德皇之果斷與勇氣，尤非他人所能企及，德既決心轉戰歐洲三大強國，則海上陸上，對於敵人，皆不稍寬假，其作戰計劃，首在攻法，欲先破法，然後回兵以對俄國，嗣以法於德法交界之防備異常堅固，非短時間所能攻下，於是，德乃改道，向盧森堡及比利時進兵，欲從法國防備比較薄弱之北方國境，猛然突進，二日晨，德軍一隊到達盧森堡國境之瓦塞比利古與勒米錫後，即渡摩塞爾河之架橋，侵入盧森堡國內，同時，德之武裝列車，亦載軍隊數萬及其軍用品，向其首都盧森堡突進，至是，一八六七年，英法普奧意俄和比八國，在倫敦簽訂之尊重盧森堡中立條約，遂爲德軍蹂躪矣。

德軍既入盧森堡首都，即占領各機關，恣意破壞，極盡殘酷之行爲，所有村落叢林，亦以戰爭目的，悉行伐毀，瞬息之間，盧森堡大公國，竟化爲修羅之場，未幾，德軍復分二隊，一向法境急進，一向比境進兵，侵入比國之德軍，八月三日，向德比交界之河亭移動，四日，德以最後通牒致比政府：謂「法軍既在法比交界之基衛附近集中，破壞中立之尊嚴，德國亦當採取不得已之手段，旋即速急侵入比境，既達列日要塞前面，即先強求守將勒曼開城。

比王見外患迫切，遽急召集臨時議會，殫悲憤之勸語，作激烈之演說，略謂：「際此國難嚴重之時，不

可不有武裝抗敵，作最大犧牲之覺悟，吾人爲擁護我國領土之至上福祉，更不可不以發揮應有之勇氣與一致，對敵實行抵抗，爲吾人之義務。」比王述其悲痛之決心既畢，議員皆舉兩手，以表贊成，繼而首相朗誦德之最後通牒後，復謂：「（前略）對於侵犯中立，應以武力抵抗，德之提議，非犧牲國家名譽，斷難承認也。」云。首相既報告業已拒絕德之要求，於是，議會當即一致決議支出軍費八千萬圓，一方面，陸軍部長除召集預備兵後備兵而外，更將應於是年入營之徵收兵，提前召集焉。

當時比利時之國防，在東部之牟斯河沿岸，有列日要塞，更向西南溯河而上，於牟斯河與桑布爾河會流處，有那牟爾要塞，而堅實無比之安特渥普要塞，又遙居其後，是三要塞者，乃歐洲吳鄂邦（十七世紀法之築城大家）以後著名之築城家布利雅爾蒙將軍多年心血之結晶，而比利時藉以守其中立之堅城也，德軍無謀，輕視此種堅城，雖有攻城砲而不用，僅以步兵強襲，比軍藉堅壘強柵，激烈抵抗，德軍傷亡忽達二萬五千餘人，軍團長亦告陣亡，卒向比國提議休戰一日，當列日防禦戰正酣之時，比王亞爾白特雖云年幼，其對比軍頒布之勅語，則實屬悲壯，令讀者自然奮發，茲舉其一節如左：

我將我卒，席查嘗謂：「哥爾人中，比利時人最稱勇敢」。此豈非汝等比利時人民之軍隊足以自誇之光榮耶，今大敵當前，勿忘汝等正爲汝等之祖國，爲汝等被敵威脅之本國而戰，我佛郎得人，汝等莫忘黃金拍車之勝利，我列日之瓦隆人，汝等現在正居於名譽之地位，尤應記念佛郎蒙之六百八人。

我將我卒，朕欲立於汝等之陣頭，現在正由布魯塞爾來矣。

列日要塞之比軍，得比王激勵，益爲奮發，因此，堅城守備，益臻堅固，優勢德軍（約二軍團總計十二

萬餘人），無論如何盡力，始終不易攻下，至九日，德軍自知難陷列日要塞，乃採遙爲包圍之策，另由其他各道進兵，五日着手攻擊，二十日前後，列日要塞始告陷落，因此，德軍遲至二十日以後，始得佔領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，至其大軍入法，則在八月末矣。

因此，德軍侵入法國之計畫，根本推翻，比利時頑強抵抗，既出人意表，德軍侵入法境之時期，遂較預定大爲遲延，結果，法國得於其間完成動員，英俄之遠征軍，亦得加入戰線，就中動員集中最感困難之俄國，亦竟得以大兵由國境推進，一方面侵入東普魯士，一方面侵入奧之加里西亞，此實德軍誤算，輕視比利時國境防備，有以致之也。

初，德軍之計劃，預定三四星期，即可侵入巴黎，乃八月下旬，猶未能出比利時，至八月底，始得侵入法境，此實德國之大誤算也，同時，德軍對英法俄協約軍，比較善戰，大傷聯軍，而卒不免國家解體，大爲慘敗者，實以中途爲比軍所阻，使其侵入法國之計成爲畫餅所致，而列國之獲勝，飲水思源，亦皆受賜於勇敢的比利時國民之奮鬥，比之豐功偉績，誠可以誇耀天下也。

#### 法之苦戰與舉國一致

當時，俄國陸軍戰時可以立於第一綫者，雖約計二百萬，砲五千門，然大部分動員而集中於德奧國境，約需一月之久，非至八月二十八九日左右，動員集中，不能完成，法軍可以立於第一綫之人數，亦約二百萬，動員集中，需時二三星期，非八月十五或二十日以後，不能完成，而當時德之計畫，又首在破碎法國，最低限度，亦須大予打擊，然後回兵以攻俄，故俄軍動員需時一月，法即覺得不可恃，反之，德軍二百三十萬

，擁砲六千門，更有奧軍相助，若德留三軍團或五軍團之兵，守其東方國境，奧留少數兵力，以對塞爾維亞，其餘主力部隊，概置諸加里西亞，專防俄國侵擊，則德軍即可以壓倒的勢力對法，關於此點，七八年來，法國參謀本部，即大爲苦心焦慮，惟望英軍援助，以爲補救，故法之集中計畫，已預定英軍地位，一切運輸準備，亦莫不由英法兩國商定也。

比利時以叢爾小國，破德軍計畫，最後國內雖被德軍蹂躪，然死守列日要塞，達二星期之久，結果，使法得於德國大兵未入法境以前，完成其動員集中，比軍之功，誠不可不謂爲偉且大矣。

其間，費賈起元帥所率之英國出征軍團亦已開到，英法聯軍在總司令霞飛將軍統率之下。欲迎擊德國由比利時南下之大軍，於比利時國內而大破之，英法聯軍之第一防禦線，遂在比法交界，首先激戰，砲聲隆隆，轟震遐邇，兩軍皆利用最新之武器與戰術，奮鬥力戰，嗣以聯軍缺乏統一，漸露敗色，德軍乘虛猛攻，至八月下旬，聯軍之第一綫，卒爲德軍所破，而由左翼軍開始退却，於是，德軍益占優勢，士氣大振，猛烈追擊，聯軍不得已，退至亞密安、拉斐爾、拉翁、蘭斯、沙隆、維多利爾、佛蘭索亞等地之第二防禦線，德軍更乘勝壓倒聯軍第二綫，猛烈攻擊，第二綫亦漸受壓迫，各處要塞，悉落德軍之手，至是，優勢之德軍，已逼近巴黎，壓迫而來矣。

當時，德軍常壓迫聯軍之左翼，開始旋回運動，欲向東北國境之威爾丹方向壓迫而包圍之，與由南方面埃比那爾之國境而來之奧軍，互相呼應，着着侵入，德軍之勢力，實可畏也，及俄軍動員準備完成，由其背後進攻，不得不分一部分，開往德國東部，以禦俄軍，於是，德軍至九月中旬，即漸次失其勢力，逐漸開始

退却，最初之攻勢軍，竟不得已，一變而爲退却軍矣。

但法國政府，九月二日，不得已，竟遷都於南方之波爾多，四十三年前，巴黎被普軍包圍，法國政府亦設分政廳於此，元來法京巴黎，偏於北方，敵軍一越國境，巴黎即在指顧之間，由距離言，巴黎與北方國境之間，不過約三百四十英里，比之列日要塞，更與巴黎不過相距二百英里，德國大軍既陷列日，突破國境第一防禦線，向第二防禦線壓迫而來，其距巴黎不過僅僅七十英里內外，法之遷都波爾多，亦不得已也。

最初法於大戰，發動過遲，當七月下旬，奧塞風雲漸急，俄國躍躍欲動，歐洲各國首都，莫不神經過敏之時，法國大總統安家烈適偕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，訪問俄國，歸抵丹麥之白爾特海岸，據外交次長亞白爾費利由無線電報告，大驚，遽急歸國，七月二十九日，始抵巴黎，因此，其間法政府與聯合國，未能充分疏通，法亦不能決定斷然處置，而法之發動，亦隨之落後矣。

厥後，形勢蓋趨迫切，比國國境，已被德軍佔領，法乃於八月一日，實施全國動員，時，外交次長亞白爾費利與內政次長賈克爾，皆被召集出征，衆議院六百名議員之中，亦約有二百五十人，應召動員，八月二日，內閣總理衛威亞尼解除外交部長兼職，新任前內閣總理資麥古爲外交部長，已則監理一切國事，八月二十七日，比利時國境大戰正酣，衛威亞尼內閣一度辭職，旋即改造，由法國第一流政治家，見國難嚴重，驟然放棄從來之政爭，互相攜手，獻身國家，以愛國之至誠，組織舉國一致之內閣。

改造之結果，衛威亞尼仍任內閣總理，曾任內閣總理而不亞於衛威亞尼之政治家，如布利洋、李頗、資麥古輩，皆加入閣員之列，即此已可見新內閣網羅政界明星，足以惹人注目，而以季佐以後，長外交最久之



德卡塞任外交部長，以對於法國陸軍功績最多之米爾蘭任陸軍部長，尤使法國人心，爲之益壯。

此外更強人意者，則爲舉國一致，互相團結，從來此輩政治家，黨派各別，政爭不絕，反目嫉妬，殆若仇敵，今急進派衛威亞尼與鄂噶留爾一黨之內閣，竟決心與素相衝突之溫和派領袖布利洋、米爾蘭等，互相提攜，合同社會黨素來聲明在單獨組閣以前，決不加入其他任何內閣，現在該黨領袖休爾格特及馬塞爾桑巴二人，亦已放棄此種主張，而與其多年之政敵，互相攜手，由此顯見當日法國政治家，見國難嚴重，皆有齟齬中止國內政爭，捐除從來偏見，一致團結，以當國難之覺悟也。

#### 聯合軍最後之總攻擊

比利時戰線，及英法俄參戰初期之情況，既如上述，厥後，德軍戰況，日陷悲境，其司令部之窮狀，實出聯軍總指揮法國福煦元帥想像之外，當時，福煦由直覺想像德軍困難，逆料絕對的最後勝利，不久必歸聯軍，深信德軍早遲必向聯軍提議休戰，當即着手研究休戰條件，及其他各項問題，先是，福煦欲乘此種機會，益使德軍陷於窮迫，遂將各處聯軍之新月形進出戰線，益加擴大。

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，福煦用電話勸告英軍司令特庫托，繼續攻擊佛蘭得爾方面，至遲希望在十月十日以前，表現新攻擊之效果，以便英法兩軍，最後努力。

福煦之第三次總攻擊計畫，即由聯軍窮追德軍，而向亞爾登奴方面驅逐之，先分攻擊部隊爲左翼，中央，及右翼三方面，由各方面向亞爾登奴方面進出，中央及左翼之英法聯軍，勢力極大，所向奏效，福煦益欲令其前進，十月十日，對於黑古及白丹兩將軍，下關於攻擊之命令如次：

現在三方面之攻擊，正逐漸順利展開，經愛振河與牟斯河中間，而進出於康布列西方之中央部隊，成績尤為良好，攻擊軍實有一舉而向比國蒙斯前進之必要，因此，為奪回利爾地方起見，應與比國攻擊軍協同行動，為奪回塞爾地方起見，更應與愛振牟斯河中間之進出軍，協同行動。

聯軍續攻佛蘭得爾，十月十四日，大奏効采，十五十六兩日，繼續前進，卒掃蕩德軍戰線之一角，面佔領托爾可安、路白伊、利爾附近一帶，福煦尙欲乘勢，突進比境，令美將拔新古，急派有戰鬥經驗之美軍二師，馳往比國方面，援助攻擊。

厥後，侵入比國之法國軍隊既多，保持此等軍隊之聯合統一，遂感必要，於是，乃組織特別部隊以當其任，而以波蘇德將軍任指揮，是即比時國內法軍之大將也。

容時，亞爾登奴方面之美法兩軍，未能表現充分之効采，福煦乃命白丹將軍實地詳查戰況，講求改善軍之法，美將拔新古聞之，率其他將領一人訪福煦，報告美軍大受損失，并謂此次失敗，實非福煦元帥戰略之失敗，乃完全為美軍本身之失敗，本來美軍皆未受充分之訓練，毫無戰鬥之經驗，所謂烏合之衆，自不能與實戰數年之德軍抗也。

閱二日，拔新古更編成二個新軍團，參加戰鬥，福煦命令此等新銳軍，迅速與法之第四軍團一致行動，參加攻擊，十月十六日。拔新古再訪福煦於捧捧城，面陳美軍戰況不佳，請求福煦直接指揮。

十月十九日，福煦再集諸將，商議開始總攻，決定關於攻擊德軍之三大進路，（一）比時方面之攻擊軍，以比都布魯塞爾為目的前進。（二）中央之英軍，由法國第一軍團援助，向基衛前進。（三）右翼之法國第四

、第五兩軍，與美國第一軍布共同戰線，而向麥切爾與師丹方面進出。至十二月二十一日，福煦更以有關攻擊之詳細說明書，交付美將拔新古及法將白丹，厥後，美軍努力奮戰，結果，遂由亞爾登奴森林中，掃蕩德軍全部，佔領古蘭朴列谿谷，法軍亦得與古羅軍保持聯絡，於是，福煦更令此等法美軍向瓦節本查希北進。

聯軍逐步進出，魯登道夫之不安，益漸增加，嗣以聯軍由左右兩翼突擊，驅逐德軍至比利時，國內交通不便，丘陵起伏，地多森林之亞爾登奴，於是，德軍危險達於極點，而退却益感困難矣。

一方面，福煦更擴張攻擊戰線，猛進不已，見德軍危困，認為良好時機，決定實行其新方策，與以最後之打擊。

德軍素以最有力之軍隊，集中於其右翼與中央，左翼洛林方面，極為薄弱，在福煦之觀測，若向洛林方面突擊，必可一舉而陷美茲及薩爾堡，此等地方既陷，即可突出來因沿岸，而遮斷德軍大部隊之退路，於是，福煦遂決心開始突擊洛林方面

十月二十日，福煦致書白丹將軍，明示其突進戰線，令一部進出摩塞爾河沿岸，其餘部隊，則由隆規及盧森堡，向薩爾谿谷方面進出，白丹奉命後，即着手準備，旋以美軍數師參加法軍有力部隊，開始向洛林進攻。

厥後，各處聯軍大為進展，捧捧城在指揮上已感不便，乃移總本營於桑利，桑利就直徑言，接近巴黎，惟道路頗迂回曲折，距離相當不近，且為古代都會，房屋多形形色色，具備各時代之樣式，當時，聯軍即以

建於該地一隅之路易十六世式之宏壯房屋（爲一婦人名白古拉德者之私產）爲總本營，周圍庭園廣大，占樹參天，室內爲福煦及其他將校之辦公室，福煦則另行租屋居住。

翌日夜間，福煦乘專車赴比視察戰況，二十二日，在榜奴與比皇同進午餐，會談戰況，二十三日，歸桑利後，法國大總統安家烈及美將拔新古等，皆訪福煦，會商要公，白丹將軍亦提出關於進攻洛林之說明書，晉謁請示，福煦檢閱說明書，一一加以訂正，當時，白丹之計，欲從摩塞爾河西岸進兵，福煦認爲不可，改由東岸進攻，對於其他重要事項，亦有所指示。

從此美法兩軍，着着進攻，就中莽嘉將軍所率之第十軍團及霍拉爾將軍所率之第八軍團，素以精銳著名，美軍得六師人之支援，猛勇前進，欲斷德軍退路，時，德軍皆在戰線防戰，該處地方之德軍，不特寡弱，且極疲憊，因此，洛林戰線，亦卒爲聯軍突破，十一月上旬，德軍不得已，遂由美茲及特翁瓦那爾撤退，福煦一面鼓勵白丹進攻，毫不與德軍猶豫，一面於十一月五日，親赴戰線，不顧全軍軍容如何，力言迅速跟蹤追擊，實屬緊要，竭力鼓勵全軍。

一方面，在比利時戰線，則由特庫托將軍，統率比皇麾下之比英法各軍，於十月三十日，由佛蘭得爾，向比都布魯塞爾前進，收服比國領土四分之一，赫古元帥所率之軍隊，又於十一月一日，大勝德軍於桑布爾河，向蒙奴及摩巴鳩方面進出，沿途攻擊各地要隘，俘虜敵軍二萬餘人，佔領大砲四百五十餘門，多布勒、翁伯爾兩將軍所率之軍隊，亦由奧登堡戰線迂回，向休買及基衛突進，古羅將軍，則率法國第四軍團，及美國第一軍團，突破愛振河與牟斯河之中間，所向大勝，卒布戰線於牟斯河一帶，聯軍見德軍大部隊已漸次

退却，乘勢追擊，益加猛烈。

當時，法英比美意諸國聯軍，全線約共二百餘師，戰況達最高潮時，皆遵福煦指令，活躍前進，誠壯觀也，反之，德軍之總司令部，則早已陷於絕境，各處戰線，發生破綻，不能保持連絡，竟至勢將潰亂，而聯軍之猛攻洛林戰線，尤顯爲德軍之致命傷，至是，德知事不可爲，認爲以其最後若任數十萬人爲聯軍俘虜，而以慘酷大敗結局，不若甘受聯軍要求之條件，與列國講和，最爲良策，德國政府既抱此種意見，於是德軍遂電福煦，請求休戰，而數年以求，干戈不息之歐洲天地，亦漸現和平之曙光矣。

休戰條約之締結

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午前零時三十分，德國政府突然致電福煦元帥，提議休戰，其文如次：

福煦元帥閣下：

德國政府根據美國大總統之忠言，得知閣下權限，可以接見德國政府代表，通告休戰條約，用特將德國關於提議休戰之全權代表姓名，通報閣下，望即指定地點，俾得通過法軍戰線，同時，就人道上之見地言，并希停止戰鬥爲荷。

電末，載德國全權代表葉柏根及其他人員之姓名，福煦接電後，於同日午前一時二十五分，復電許之，并指定德國全權代表等，先到摩巴休、拉、卡白爾、基茲街道之法軍前哨，該地先爲德軍佔領，嗣由法將多勒布收復，福煦規定德國全權代表一行到達其前衛後，即由該軍導至會見地點。

十一月七日午後四時半，福煦由總本營所在地桑利出發，乘專車赴預定地點，途中在康白留略停，旋抵

距該地約六英里之魯通得小車站，該地爲一小邑，位於康白留市與索阿松市中間之勒古爾森林中央，福煦既決定與德國全權代表會見於此，乃由車站，築支線致森林中，設月台二，一歸聯軍人員使用，一供德國全權代表一行之用。

福煦元帥一行，計法國方面，除參謀長衛幹將軍，魯丹節少校，米悅利少校而外，爲傳令將校二名，翻譯官二名，英國方面，則爲衛米斯提督，郝樸提督及將校二人，一行在車中作成休戰條件原稿後，卽由秘書用打字機繕正。

一方面，德國全權代表一行，七日午後五時，抵法軍戰綫，九時，由法軍之一上尉導至距拉卡白爾一英里之鄂多羅小部落，稍憩，復至拉卡白爾，旋改由多布勒將軍之參謀布爾彭布塞少校領導，換乘法軍汽車，更由翁布烈將軍領導前進，於八日午前一時半，抵特爾尼耶後，卽乘專車逕向魯通得進發。

德國全權代表一行，爲首席全權代表葉柏根及鄂柏隆道夫伯爵，溫特飛爾德將軍，王師羅上尉，格耶爾上尉，與翻譯官赫道夫上尉等，由法國騎兵少校席郁之隨車招待，車入月台後，席郁之少校，先下車晉謁福煦，請示會見之時間，福煦指定午前九時正，在福煦之專車中會見。

鐘鳴九下，德國全權代表葉柏根，卽率一行人員下車，步入聯軍代表專車中預備之會議室，先與法軍參謀長衛幹將軍相見，略道寒暄，依次入席，卽由衛幹赴總指揮室，報告會議之準備，業已完成，福煦乃赴會議室，其他聯軍代表從之。

福煦行至會議室前，卽止步環顧室中，舉手爲禮，德國全權代表答禮，福煦進室中，全體入席就座，

是時，室內室外，沈默無聲，旋由福煦先問德國代表之資格，德國首席全權代表葉柏根據德語答之，謂爲德國政府特派之全權代表，且向福煦提出委狀，福煦遂攜德國代表之委狀，偕衛米斯提督退至別室審查，衆人起立送之，其間肅立以待，未嘗就座，未幾，福煦復入會議室，立於席前，謂德國代表曰：「君等此來，目的何在」。

葉柏根答曰：「欲知聯合諸國對於陸海空三軍休戰之提議耳」。言畢，由拉拍休翻譯後，福煦曰：「余無可提之議」。 鄂柏隆道夫伯爵謂福煦曰：「元帥閣下，余等之來，實欲向閣下，要求可爲聯合諸國承諾之休戰條件也」。 福煦又以彼無條件爲答，衆皆呆然，時，葉柏根檢點懷中文件，取出一文書讀之，文中：有「根據美國大總統來文，福煦元帥有可以提示休戰條件之權限」等語，於是，福煦乃從容而言曰：「然則君等要求休戰乎，若要求休戰，則將聯合國方面可以接受之休戰條件，提示諸君，亦無礙也」云。福煦之所以如此者，蓋不滿意德國代表不要求休戰，即談休戰條件也。

旋由葉柏根與鄂柏隆道夫先後聲明，要求休戰，福煦乃謂德國代表曰：「如是，則請爲君等說明聯合諸國政府所協定之條件」。言畢始就座，衆人亦隨之而坐，繼而衛幹將軍朗讀條件，同時，以一份交葉柏根參考，朗讀時，衆皆傾耳靜聽，歷一小特讀畢，葉柏根即將條件納於懷中。

是時，溫特飛爾德起立發言，謂：「休戰條件之內容，現在余等雖已知悉，但實有通報本國政府，請其逐條詳細審議之必要，因此，希望與以相當之猶豫期間，在此猶豫期間，爲避免流血之慘劇起見，尙乞飭令全戰線休止對敵行爲」云。福煦答曰：「本人不過受任於聯合諸國政府，協定此等條件，而欲明瞭聯合國政

府事體之人，至於猶豫期間，在本提案中，亦有規定，可與以七十二小時之猶豫，在此猶豫期間，可以休止對敵行爲與否，則非諮詢聯合國政府後，不能決定也」。

繼而葉柏根發言，謂：「關於詳細事項，尙有與聯合國代表會商之必要，希望許可，俾得會商」。福煦與衛米斯提督商議後，即指定衛幹將軍及郝樸提督與德方代表會商。

此外，又決定七十二小時之猶豫時間，由八日午前十一時起，至十一月十一日午前十一時止，至遲在十一日午前十一時以前，必須答復。

葉柏根要求准與本國政府通電，福煦許之，指定衛幹將軍經由德軍本營拍發，於是，遂宣告散會，散會後，德國代表報告德政府之電文，即由溫特飛爾德將軍擬交衛幹將軍拍發，其電文之內容如次：

余等業與聯合國代表舉行首次會議，吾人要求暫時休止對敵行爲，已被福煦元帥公式拒絕，答復期間，限定七十二小時，赫道夫上尉已攜休戰條約，向斯拔進發，望與便宜，俾得早到柏林爲荷。

一方面，赫道夫上尉奉命攜帶休戰條約，馳往德國，實呈政府後，即於當日午後二時，偕布塞提上尉，由魯通得出發，取道德國全權代表所經之路線，遷乘汽車，向德軍本營所在地之比利時斯拔地方進發。

其間，兩軍代表，皆在魯通得之蕭條森林中，觀望形勢，俾候德政府之答復，是時，德國內部，事變頻發，首相盧庫斯公爵，亦已辭職，紛亂如麻，陷於無政府狀態，將來新政府如何，實難逆料，但光陰如箭，猶豫期間漸次迫切，至十日午後，福煦又復警告葉柏根，謂：「明日午前十一時，猶豫期間即將告終，德國全權代表對於條約，苟不能簽字，則務望迅速通報，俾便轉呈聯合國政府」云。



十日夜間，桑利之德齊克爾少將，以法國方面之無線電台，感知德國政府致德國全權代表一電，略謂：「休戰條約，着准簽字」，當即由電話中報告福煦，惟電中最後附數字三個，其意不明，未幾，由桑利拍發之電報亦到，此項電報，共計三件，一與所得無綫電同，一爲與登堡之意見書，一則德國政府以爲休戰條約過於苛刻，足使德國國民陷於飢餓，而表示反對抗議之提案也。

是時，衛幹將軍又謂葉柏根曰：「舉行最後之會議何如？」葉柏根曰：「準備已成，無論何時舉行，皆無不可，惟德國政府之對案，與登堡之意見書，均有解釋研究之必要，尙希稍與猶豫」。而前電末尾之三個數字，至是亦知其爲「以本電作正式公文」之略號矣。

十日夜間零時三十分，德國代表聲稱，開會之準備，業已完成，步入第一回之會議室，未幾，福煦亦至，宣告開會，由福煦再讀條約、讀畢，德國代表提出種種之修正案，其中有爲聯軍方面認可者，亦有被拒絕者，討論至午前五時，漸告終了，福煦要求德國全權代表簽字，德國全權代表從之，簽字完畢，福煦稍憩，即檢閱條約正文一過，納之懷中，而此值得紀念之會議，遂告閉幕，時爲午前五時半，休戰條約規定自午前十一時起發生效力，距休戰條約之發生效力，尙有五小時半也。

福煦與兩軍代表同進早餐後，即乘汽車赴巴黎，晉謁大總統安家烈及內閣總理克勒孟梭，報告簽訂休戰條約之經過。

繼而格耶爾上尉，亦代表德國全權代表接受條約正文，德國代表一行，於午前九時三十分，由魯通得退去，而聯軍代表之專車，亦於午後零時十五分，向康白留進發。

車抵康白留，市民熱烈歡迎，寺鐘亂打不息，蓋三日前，市民得到德軍提議休戰之消息，已手舞足蹈，歡聲震地，休戰中之兩軍聞訊，亦喜出望外，今見休戰成功，其歡喜欣慰，自非言語所能形容也。

衛幹將軍步出車站，將登汽車，即被雲集之羣衆包圍，歡呼之聲，震動遐邇，甚至有歡喜之餘，倚其肩而泣者，士兵見火車一到，即大呼：「是元帥之專車也，元帥之專車也」，圍繞專車，欣喜雀躍，嗣知福煦不在，不勝失望，有要求福煦房內瓶中所插之花者，布塔爾上尉取而與之，彼等即分飾胸間，得意揚揚，遊行市中。

一方面，簽訂休戰條約之消息，至傳巴黎，巴黎全市，亦爲祝砲聲與寺鐘之聲所轟動，各家門窗，遍懸國旗，市民歡喜雀躍，遊行市中，士兵與人民，不問男女老幼，皆歡呼狂舞，樂而忘形，慶祝休戰，法國國民爲四年有半之國難，備嘗辛苦，今聞凱歌之聲，手舞足蹈，樂而忘形，亦應有之現象也。